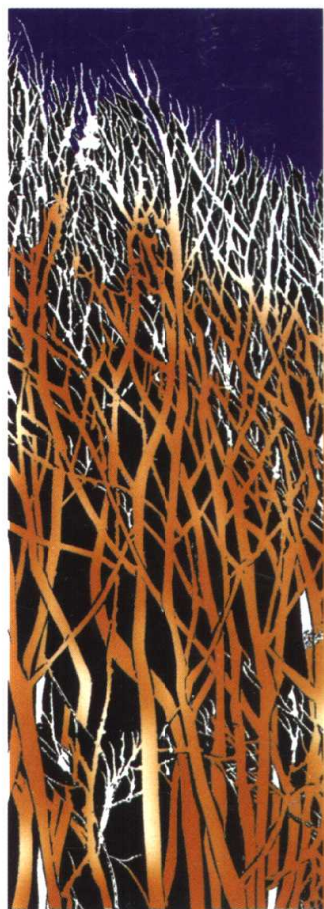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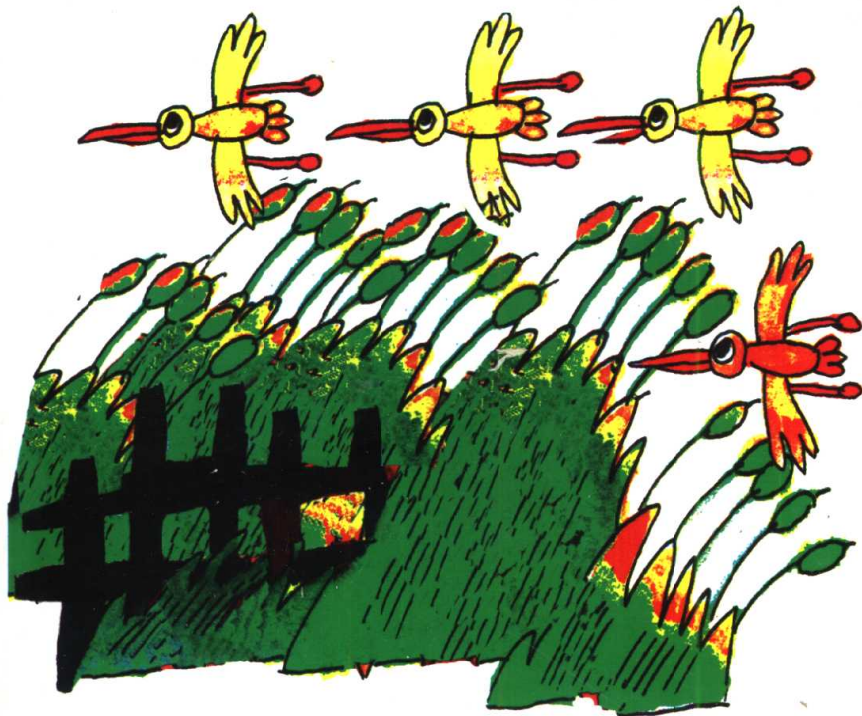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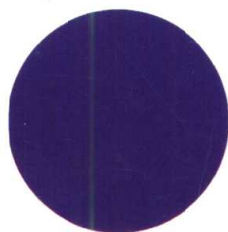


科普作文阅读大系

● 家园的故事丛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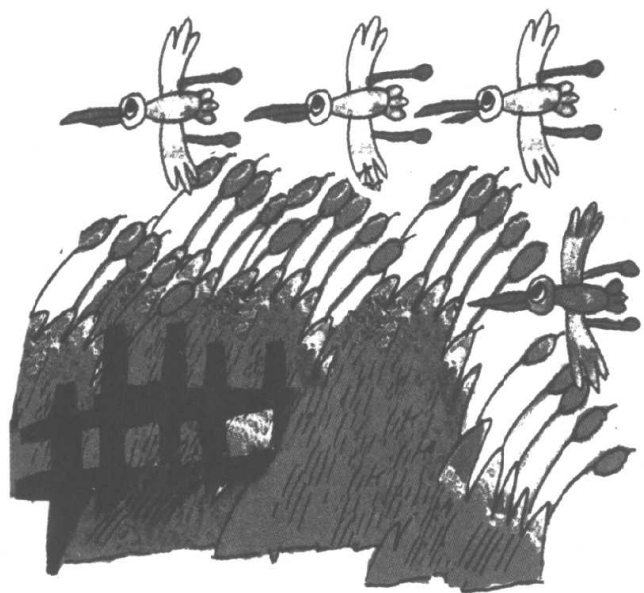
金涛
孟庆枢 主编

小圆面包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普作文阅读大系

● 家园的故事丛书 ●

小圆● 面包

金涛 孟庆枢 主编

米·普里什文[俄罗斯] 著

何茂正 王冰冰 译

朱海林 插图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言，出大相以，言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圆面包/(俄罗斯)米·普里什文著;何茂正,王冰冰译.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家园的故事丛书/金涛,孟庆枢主编)

ISBN 7-80666-174-3

I. 小... II. ①米... ②何...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473 号

作品名称:《小圆面包》

作者:米·普里什文©

版权中介: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

俄罗斯著作权协会

家园的故事丛书

小圆面包

主 编:金 涛 孟庆枢

作 者:米·普里什文[俄罗斯]

译 者:何茂正 王冰冰

插 图:朱海林

出 版: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宁市东葛路 66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发 行: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广西民族印刷厂

(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出版日期: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张 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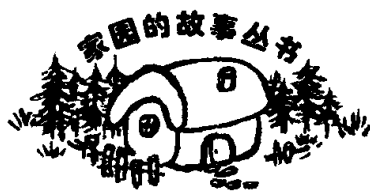
字 数:139 000

书 号:ISBN 7-80666-174-3/G·72

桂图登字:20-2002-033

定 价:10.00 元

本书如有倒装缺页,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家园，是个闻之令人心往神驰的字眼。尤其是对于许多多少小离家、浪迹天涯的游子，那是一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渗透着欢乐和忧伤的画面和镜头。

家园，依我肤浅的理解，是留下先人足迹与血汗的故土，是每个人生命之源的源头，有时，也是多姿多彩的人生之旅最难忘怀的小小驿站。

固然，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对家园的诠释依人生阅历的不同，又是异彩纷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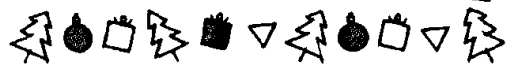
外婆的澎湖湾，故乡的田间小路，夜色初升时提着小灯笼在田野草丛嬉戏的萤火虫，童年小伙伴扎猛子、学狗扒的小池塘，暴风雨中的电光和惊天动地的一声霹雳，秋高气爽的天空中排成人字形的雁阵，除夕之夜的鞭炮声，雪花纷飞的冬夜，第一次背着书包踏进课堂的惶惑以及慈母的叹息，情人的热吻，婴儿的啼哭……所有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无不是家园在我们心头摄下的影像，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会变得更加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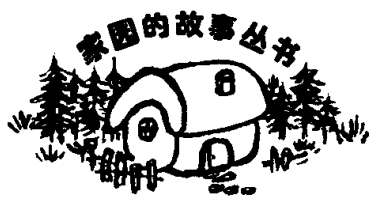
对于家园的依恋，大约也是人性中无法改变的怀旧情结吧。

不过，对于人类整体而言，不管肤色、民族和国籍有怎样的差异，也不管文明的进化程度和意识形态有怎样的不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园，这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科学的发现和人类的历史都证明：地球，这颗宇宙中最美妙的星球是人类诞生的摇篮。地球上的山脉、河流、海洋、湖泊、岛屿、森林、草原、沙漠、田野……不仅为人类世世代代繁衍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了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地球上的空气、水和土地，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至于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和种类繁多的鸟兽虫鱼，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需，也是人类的忠实伴侣。

人与地球的关系，从深层次探究，不仅仅限于地球赋予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在长达几万年或许时间更悠长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的自然界构成了





人类的精神家园。山川的秀美，沧海的壮阔，日出日落的庄严，寒来暑往的韵美，乃至莺飞草长的无限春光，万物欣荣的繁华盛夏，秋风秋雨的万般愁思，雪压冬云的苍凉寂寞……凡此种种大自然的物换星移，均深深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幻化为艺术的创造、理性的思维、情感的寄托，最终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

然而，时至今日，举目四望，人类的家园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森林，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成为寸草不生的荒山秃岭；肥沃的土地因失去植被的庇护而水土流失，变成赤地千里的荒原；千千万万的飞禽走兽被捕杀殆尽，人们只能在博物馆的柜橱里看到它们的遗骸；昔日奔腾的江河已是毒液翻涌，变为死亡之河；一颗颗明珠般的美丽湖泊黯然失色，在无奈和悲伤中走向死亡；就连浩瀚无垠的海洋也充满毒素，再也无法维持众多水族的生存；至于人类头顶的天空，空气混浊，酸雨霏霏，日渐撕碎的臭氧空洞，正在给人类带来防不胜防的灾祸……

这不是危言耸听。人类的家园到处响起了告急的警报：春风伴着遮天蔽日的烟尘四处肆虐，无情的滚滚流沙步步逼近繁华的城镇，江河泛滥洪水滔滔，千里原野变为沼泽，旱魃的魔口在非洲每天吞噬成千上万生命。至于水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珍稀物种的灭绝，疾病的蔓延，已经不再是个别的事件了。

人类，也许只有在失去了美好的事物之后才会懂得珍惜。对于正在失去的家园，理智而未丧失良知的人开始奔走呼号，呼吁社会竭尽全力加以爱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一旦人类毁弃了自己赖以立身的家园，最终毁灭的是人类自己。

我们正是怀着如此真诚的心愿，选编了一套“家园的故事丛书”。这些体裁不同、风格迥异的作品，虽是出自不同国家的作家之手，然而他们都是以对大自然的关爱，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人类的家园的美丽。这里有对弱小生命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有对生态环境遭到污染的忧思；有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反思人性的偏颇，也有以诗一般的语言唤醒人的良知。总之，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关爱我们人类的家园，倘若读者能从中受到感悟，从我做起，用爱心珍惜我们周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使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使人类的家园免遭厄运，永葆青春，那么我们的努力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金涛 孟庆枢

2000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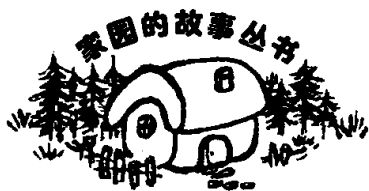


目 录

小圆面包	1
人参	75

目 录





小圆面包

米·普里什文 著

何茂正 王冰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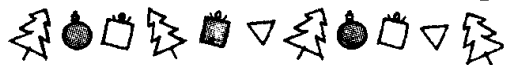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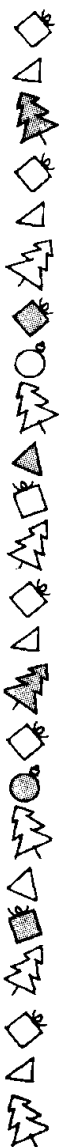
我很小的时候，顶喜欢一把宽大的圈椅，它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库雷姆”。因为这把椅子的缘故，人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小库雷姆”。这绰号好长时间一直折磨着我，叫我非常生气，但最后我还是变得聪明了，我终于明白：无论发怒还是打架，都无济于事。而一旦我明白了这一点，不再生气的时候，大家也就不再捉弄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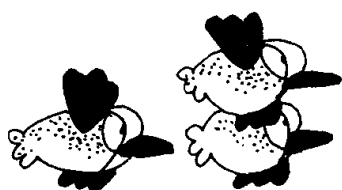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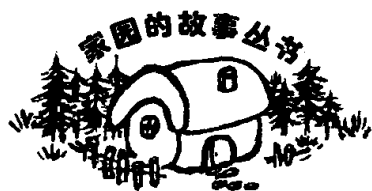
我妈妈在年纪很轻——40岁的时候就成了寡妇，独自拉扯着5个年幼的孩子。每天天没亮她就得起床，而我的姆妈比母亲起得还要早：她得为母亲烧好茶炊，煮沸黏土烧制的小沙锅里的牛奶。小沙锅里最上面总是漂着一层焦黄的膜，这层膜的下面便是异常香甜的牛奶了，用它煮的茶，那味道更是美极了。有一次我偶然在天亮前起床了，打算在黎明的昏暗中设套捉鹌鹑，当时妈妈就拿这种美味的茶给我喝。这一次早茶使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开始像妈妈一样天亮前就起床，跟她一道尽情享用那美味的早茶了。

渐渐地我习惯了早起，太阳一出来我反而睡不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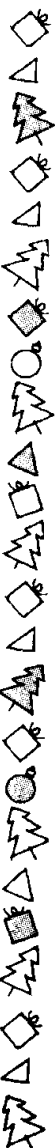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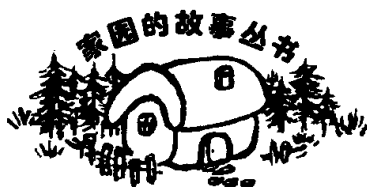
喝完茶，妈妈要坐上轻便马车到田里去，而我则要去捉鹌鹑、棕鸟、夜莺、斑鸠和蝴蝶。当时我没有猎枪，现在即便去打猎，有没有猎枪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要猎取的都是些希罕的东西：即必须找到在自然界中我还没有见过、也许任何人在生活中也不曾碰见过的东西。比如捉鹌鹑时，就先用索套捉那种最能

小
圆
面
包





把公鹌鹑引来的母鹌鹑，然后用母鹌鹑去逗引公鹌鹑，而捉公鹌鹑的时候要挑那种嗓门最高的来捉。捉夜莺也是如此：专捉那刚孵出来的夜莺，一开始就用蚂蚁蛋喂它，这样它长大后就叫得比别的夜莺好听。而找到蚂蚁窝，把蚂蚁引到树枝上，使它们离开那些宝贝幼虫，装满一口袋蚂蚁蛋，可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啊。总而言之，叫我忙碌的事情可多了，在这些事情里我总能使出各种绝招来。直到现在，每当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认认真真地回忆打猎时走过的每一条小路，每一道沟壑，每一块小石子，每一条小水沟，仿佛又故地重游，直到安然入睡。



我特别喜欢的一项活动是到我们家园子旁边的邻家园子里“猎取”苹果、梨和一些野果子。这些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园子都租了出去，由一些可怕的看守人看管着。尽管“猎取”果子很危险，但却特别有意思。我将“猎取”来的果子塞进怀里，再一次次运回仓库。等到午饭后妈妈躺下休息了，我才敢钻进仓库把这些“猎物”拿出来。这时工人们正好在阴凉地里午休，于是，我们之间的交易开始了。我给他们苹果吃，而他们不白吃我的苹果，各人以不同方式报答我：有的给我编网袋，有的用芦苇和牛角给我做扎列卡木笛^①，有的给我捉斑鸠，有的给我捉来长着漂亮的天蓝色羽毛、叫个不停的斑鸠。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给我讲一些发生在金山、白水上的神奇国度里的故事和传说来回报我。

传说里的那个神奇国度的农民生活可苦啦。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的耕地很少，而且每人仅有的耕地随着人口的增加变得更加少得可怜了，而周围的大片土地都是地主的。为了摆脱这极度的贫困和痛苦境况，农民们选出一批代表到西伯利亚勘察新的生活地域。这些人返回来后，讲了一些有关金山上神奇的国度阿尔泰的故事，把我们这些可怜的农民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当然详细地询问过有关这个神奇国度的事情，但那些讲故事的人却巧妙地想出各种荒诞无稽的事情来骗我。只有一个绰号叫古谢克的庄稼汉，这人身材矮小，但很善良，他从不编造什么神奇国度的故事来骗我，相反却给我展示了一些真正奇妙的事情。正是他教会了我用网子捕捉鹌鹑，抚养小夜莺，教椋鸟讲话，繁殖斗鸽等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一切禽兽都各不相同，连兔子、山雀以及所有的生物，都像人一样彼此间有着区别。这就跟我们人一样：他叫伊万，那他就是伊万，而叫彼得的则是另外一个人。在古谢克眼里连麻雀都是不一样的。他能够区分开每一只麻雀。这是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主要的东西。

① 扎列卡——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的一种民间乐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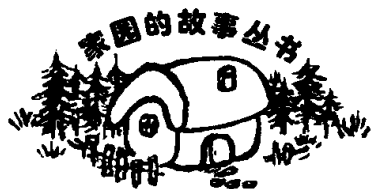


古谢克是个很可怜的庄稼汉。他把很多时间耗费在各种各样的打猎上：捉鹌鹑，养鸽子，养蜜蜂和研究捕猎经验。他总是快快乐乐的，不去想什么金山上神奇国度的事情。对他来说，最神奇的国度是他的故乡——我们这儿的奥廖尔省叶列兹县赫鲁谢瓦村。而在当时我还没能从他身上学到这样纯朴的故乡感情，相反却同其他一些普通的庄稼汉一起向往着金山上的神奇国度。

9岁的时候，我就成为一名像现在这样的猎手了，当然，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丰富的捕猎经验。要是当时我能跟古谢克多学一些了解大自然的本事该多好啊，可是我没有抓住机会。后来还是妈妈有远见，她认为我再这样下去将来会比最不幸的农民古谢克还要不幸。于是，她就送我到叶列兹县的一所古典中学学拉丁语、俄语、算术和地理。

我学习很努力，但老师们仍然认为我学习时“心不在焉”。他们不知道，我之所以不能成为一个好学生，是因为无论在白天，还是夜里在睡梦中，或是上算术课、拉丁语课、地理课的时候，我都一直不停地幻想着，怎样才能跟庄稼汉们一起到金山上的神奇国度去。在这样固执地向往了1年之后，我叫上4个伙伴，乘上小船，沿着湍急的索斯纳河往顿河方向划行，指望这样就能到达亚洲的金山。过了几天，大人们把我们捉了回来，我才明白：那个神奇的国度只是我的梦想，而现在应该实实在在地学习才对。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就这样学习着和生活着，好像把自己积攒的东西放到两个箱子里：一个箱子里放进现在该放的东西，另一个放进未来希望得到的东西。

当然，我还是不止一次地偏离这个原则。当我必须按应该的方式生活的时候，我却按我向往的方式行动，因此常常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比方说在学校里，就有人挖苦戏弄我说：“瞧，他不是到亚洲去了吗，怎么到学校里来了！”渐渐地我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必须先念完中学，然后念完大学，确确实实地掌握所学的专业才行。这一切我都踏踏实实地去做了，终于，在一个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



里，我明白了：我的学业结束了，我准备好了，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生活了。

于是我买来了猎枪、钓鱼杆、小饭锅。当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故事，那是坐在仓库里的庄稼汉老师们给我讲过的。它说的是一个不断滚动的神奇的小圆面包带着人们到一个奇妙的国度——金山上的事情。于是，我也向着北方出发了，去寻找小圆面包，去寻找那个不知惊恐的鸟兽国度。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我在北方记录了很多故事，就像我在童年时坐在仓库里往脑子里装进很多故事那样。只不过当时是听别人讲故事，而这次却是我自己在编故事，并且讲给别人听，给人们带来满足，而我自己也因此感觉非常好。我是那么狂热地爱上了这项工作。



十字路口

在某一个国度里，人们生活得越来越糟糕了，于是他们背井离乡到异地去。这时，我也想出远门了。

“奶奶，”我说，“给我烤一个神奇的小圆面包吧，让它把我带到茂密的森林里去，带到蔚蓝的海洋的那一边去吧。”

奶奶伤心地摸着箩筐，又扫了一阵子粮囤，最后捧来两捧面粉，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小圆面包。小圆面包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突然它从窗台上滚到了长凳上，又从长凳上滚到地板上，沿着地板一直滚到门边，跳过门槛来到门厅里，又从门厅里滚到台阶上，从台阶上又滚到院子里，从院子里滚到了大门外——越滚越远了……

在一个十字路口，它停了下来。于是我也就找了块石头坐下，环





顾了一下四周。我面前的河岸上有一棵孤零零的小白桦树，正在风中哭泣，我的身后是一座城市——远远望去，城市的楼房像一条细长的缎带夹在蓝色的冻土带和白海之间。我的右边是通往北冰洋的海路，左边的岸上有一条由到寺院去的人踩出的林间小路，通往索洛韦茨基群岛。小圆面包要带我朝哪一个方向走呢——是往右到海边去，还是往左到森林去呢？

我多想和水手们一道旅行啊！但是我对大海太陌生了。而沿着旁边的这条小路到森林里去，却是我极其熟悉和感到亲切的。于是，那个神奇的小圆面包就要引着我往林子里去。

究竟往右还是往左呢，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老爷爷正巧从我旁边经过，我想向他打听一下路。

“你好，老爷爷！”

老人家停了下来，看着我觉得奇怪，因为我既不像朝圣者，也不像官老爷，更不像海员，就问道：

“你去哪儿？”

“老爷爷，我四海为家，只要有路的地方，有鸟飞的地方，我都要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你是想找事情做呢，还是为了躲清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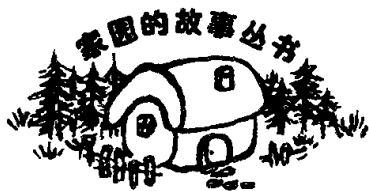
“要是找到事情做那当然好，但是确切地说，我是在躲清闲。”

“哎，”老人摇着头说，“这世上的许多事情都在折磨着人们。因此人们才背井离乡，出来躲清静……”

“老爷爷，请你告诉我，”我请求着，“在哪儿能找到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那儿有像卡谢娅·别斯梅尔特娜娅和玛丽娅·玛列芙娜那样的会讲故事的老奶奶？”

“你去傻瓜村吧，”老人家回答说，“那个地方最偏僻了。”

“真是爱开玩笑的老爷爷！”我想着，正打算用一些不伤人的玩笑话回敬他时，突然在自己随身带来的小地图上看到了“傻瓜村”的字样——这是一个位于索洛韦茨基群岛对面的白海边上的小村子。



“傻瓜村！”我大声喊道，“这不就是傻瓜村吗！”

“难道你以为我在同你开玩笑？”老人笑了，“傻瓜村是我们那儿最荒凉、最愚昧的地方。”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喜欢这个傻瓜村来了，甚至开始对老人家把这个村子称为“愚昧的”而感到不满意了。它之所以叫做傻瓜村，当然是因为那儿有傻瓜伊万诺什卡这样一些人的缘故。而只有什么都不懂得的人才把伊万诺什卡叫做傻瓜呢。

我想到那由朝圣者踏出来的一条条林中小路；想起那些小溪，在那儿可以捕鱼，并且就地煮熟了吃；想到猎取那些我所不熟悉的海鸟和野兽，这一切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我。

“你在石头上再坐一会儿，”老爷爷说，“我觉得这里有一些可爱的小傻瓜，他们比我还会讲故事。如果我遇上了，就叫他们来找你。祝你一路顺风！”

老爷爷走了没一会儿，就来了一个拿着猎枪，背着背包的年轻人。

我觉得他好像不是用嘴，而是用眼睛说话——他的眼睛是那么明亮和纯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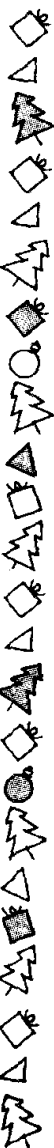
“老爷，请你帮我们把大海分开吧！”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大吃一惊。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把大海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甚至因此认为北方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将土地分成了小块，但他们却不能把大海分开来。

“我怎么能把大海分开呢？这是只有尼季达·卡热米亚卡和兹梅依·嘎雷内奇才会去做的事，但是他们也是没有能够做到的呀。”我说。

他没有说话，递上来一张纸。原来是要把一块养鲑鱼的渔场与邻村的渔场分开。

他们需要一个当官的来解决这些事，但是没有哪一个当官的愿意去傻瓜村。





“老爷，”那个农民继续恳求我，“你别推辞了，就由你本人来分吧。”

我明白了，他们把我当成有权有势的人了。在北方的民间有这样一传说，说是一些要人有时会装扮成普通朝圣者的样子下到民间，了解民情。对这个很流行的传说，我早有耳闻，这回可糟了。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一旦村民们认为朝圣者中有要人出现了，那么所有的偏僻山村里的会讲故事的老奶奶瞬间就会消失，而你自己也会不再相信自己的事业，连小圆面包也会停止滚动。我开始竭力说服阿列克塞，使他相信我不是什么要人，我是去采集神话故事的，并且告诉他我这样做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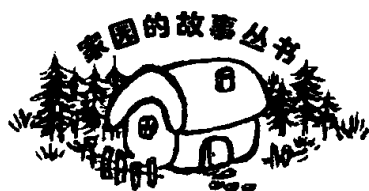
阿列克塞说，他明白了。而他那坦诚、纯洁的眼神也让我产生了信任感。

这之后，我们休息了一下，吃了点儿东西就一起上路了。小圆面包滚动起来了，并唱起一首短小的儿歌来：

我告别爷爷上路了，
我告别奶奶上路了……

森 林

也不知道我们走了多久，走了多远的路——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叫休兹玛的小村子里。我和阿列克塞在这里分手了。他继续往前走，我传信回去让家里人送条船来，打算走水路乘船去红山村——乌恩斯卡亚海湾的一座海边小村子。我们分手后，我休息了一天，然后动身去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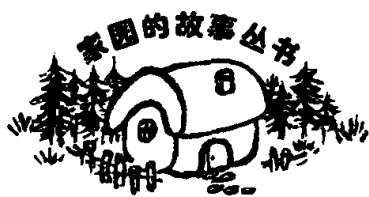


我沿着森林和海的边缘走去。这里是战争和苦难的地方。一棵棵孤零零的松树，看上去既可怕又令人伤心。这些树虽然还活着，但树枝已经断了，就好像折断了翅膀的蝴蝶一样。而有的地方的树长成密密麻麻的丛林，被迎面吹来的风向地面压去，树枝呻吟着，但仍挺立在那里，为挺拔翠绿的云杉和纯洁笔直的白桦树抵挡风的袭击。白海的高高的海岸线仿佛是某种北方野兽的坚硬脊背。在这里有很多枯死、发黑的树干，用脚踢一下，就像踢在棺材上一样咚咚响。这儿也有一些空荡、阴暗的地方，堆着很多坟墓。但我不去考虑这些事。我走在森林里的时候，已没有战斗了，有的只是春天的景色：一棵棵被风吹歪的小白桦树毅然挺起绿色的树梢，松树也傲然挺立，威严不屈。

得给自己弄点儿吃的东西了。我是那么喜欢打猎，总是把它当做生活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突然，我看到一群漂亮的杓鹬和流苏鹬飞过林中空地，但它们没有引起我的多大注意。我更感兴趣的是悄悄地去接近一些不知名的海鸟。我就注意到远处的一个个小脑袋——黑色的，白色的，全都一动不动。于是，我卸下背包，把它放到一棵很显眼的松树上，接着朝那些小脑袋爬去。有时候我要爬上一两俄里远呢。北方的空气透明而清朗，因此我打老远就能看到要捕的鸟，但也经常会因搞不清实际的距离而产生视觉误差。地上的沙子、尖尖的石子和带刺的小树枝划得我的双手和双膝都流出血来，但我毫不在意。为了搞到猎物我也不知要这样地爬多远——不过这才是猎人的最大乐趣，一种介于幼稚可笑的消遣和狂热的追求之间的情趣。

这时，在蓝天和烈日下我独自一个人朝着大海的方向爬着，对此我什么也不理会，我感到内心很充实。我就像一只野兽，机敏地爬着，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棵幼嫩的小树枝挡住了我的去路，它也许并无恶意，而是爱恋地、温柔地向我伸过来，但我却非常小心地拨开它，把它悄悄地压在地上，打算不弄出一点儿响声地折断它。突然，小树枝仿佛呻吟起来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贴着地面趴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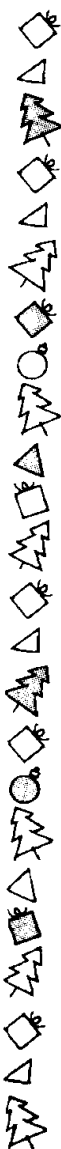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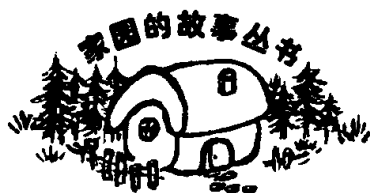




想：糟了，鸟儿肯定吓跑了。等了一小会儿，我才小心地抬起头来。四周静悄悄的，太阳依旧照耀着，松树依旧枝叶凌乱，北方的白桦树依旧闪烁着耀眼的绿色，世界依然悄无声息。于是我继续朝早就瞄好的那块石头爬去，端起猎枪，打开保险，然后把枪架在厚软的地衣里，慢慢地从石头后面探出头来。

有时，我会在离我四五步远的地方遇上一群不知名的海鸟。它们有的单脚独立，睡得正香；有的在海里游着，有的歪着头，一只眼望着天。这一次，我遇上的是一只石头上熟睡着的鹰和一窝天鹅。

我全身猛地颤抖了一下，下不了决心向那只熟睡的鸟儿射击。我



注视着鸟儿们，眼前晃动着过去的一些痛苦的经历，胳膊肘压在一根小树枝上，小树枝断了。断裂声惊动了面前的水鸟，它们惊叫着，用翅膀拍击着水面，转瞬间四散飞走了。我没有后悔，没有因为放弃猎物而生自己的气；相反，我倒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那些猎人朋友看见而感到高兴。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开枪的。鸟儿要是没被打中，我会很得意；要是被打中了，那一切就让它过去吧。而常常是鸟儿没有被完全打死，那情景才最叫人难受啊。我喜爱打猎，也热爱大自然，这两种感情之间的矛盾常常引起我深深思考……但是思考归思考，一旦在路上又碰到陌生的鸟群，我便将我的那些想法抛到脑后了，又成了一个猎人。

红 山 村

海边有一排排阴暗的小房子，在一棵树梢已经枯萎的松树下的一间小屋子里，就住着那么一位会讲故事的老婆婆。人们管她的小木屋叫做村里的邮站，老婆婆的职责是保证过路官员的安全。从这里往南是奥列加邮线，而我要往北去，穿过乌恩斯卡亚海湾。这以后所到之处都将是荒凉偏僻的地方。于是，我打算在老婆婆这儿休息一下，一边煎一只鸟儿做下酒菜，一边等家里的船来。

“老婆婆，”我请求道，“借我一只小煎锅，我想煎鸟儿吃。”

但是她却一脚踢开我的猎物，嘴里唠叨着：

“像你这样游手好闲的人真少见！不借，我怕你把我的锅给烧漏了。”

我记起阿列克塞曾对我说过：“你在哪儿落脚都行，就是别住在

